

此项目由国家民委教育司资助

中国回族大词典

邱树森 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6 号

中国回族大词典

主 编:邱树森

责任编辑:秋 雨

出版发行:江苏古籍出版社

印 刷:银川新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5 插页 4

字数 1,710,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80519—433—5/Z·27

定 价:55 元

(凡印装质量错误, 请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回族大词典》顾问

曹 仁 杨志玖 禹贵民 马世峰

《中国回族大词典》编委会

主 编： 邱树森

副主编： 林 松 李松茂 马明达 伍贻业

编 委(依姓氏笔画为序)：

丁万录	马明达	马新芳	伍贻业	李松茂
李德宽	何兆吉	邱 敏	邱树森	余志勇
林 松	妥三元	淡懿诚		

撰稿人员(以撰写条目多少为序)：

邱树森	丁万录	余志勇	林 松	马明达
李松茂	吴万善	李德宽	杨青龙	刘迎胜
吕国安	许宪隆	杨作山	朱为鸿	何兆吉
沈丽萍	马靖远	马彦虎	伍贻业	朱筱新
叶哈雅	赵晓燕	马肇曾	景兆玺	郑自强
纳锦文	徐树安	赛生发	袁 澍	马国荣
林 涛	范金民	华 涛	陈占山	朱继严
宋 岷	丁 宏	田 萍	刘宝俊	魏良弢
马汝珩	吴会艺	郭孝义	鲍新山	马新芳
马复元	马 捷	达 昌	纳 舒	李英华
马里扬	叶 罕	林 纳	马 亮	洪和文
斐 章	杨果英	林 娜	杨 实	马品彦
林 舒	马呈湘	韩德明	陆燮良	马 宗

郭山吉 马维寿 郑自刚 杨为仁 孔令仁

芮梦得 马国雄 梁全智 马绍忠 马恩惠

编务人员(依姓氏笔画为序):

杨青龙 沈凤玲 张 军 张玉霞 陈红梅

景兆玺

责任编辑:秋 雨

封面设计:郭保林

阿文题字:哈吉·穆罕默德·凯玛伦丁·马国贤

前 言

《中国回族大词典》是一部全面反映回族形成和发展、政治活动、社会经济面貌、文化特点及其成就、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辞书。通过辞书的形式，整理和传播有关回族的知识，这还是第一次尝试。编纂本词典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回族的优秀传统，阐明历史上回族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

本词典共分七大部分：族体、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对外关系。

二

第一部分《族体》，主要反映回族的族源及其形成与发展、民族特点、谱牒、习俗、居住地等状况。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回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回族的历史相当悠久，从唐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使者、商人、伊斯兰教士来华开始，大约经过五六个世纪，这些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突厥族，包括我国的喀喇汗朝和哈刺契丹的被称为“蕃客”、“蕃商”的穆斯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沿海城镇和西北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土生蕃客”、“五世蕃客”或“六世蕃客”。这一历史现象，使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出现了两

种变化。一是文化意识方面输入了新的血液。在中国原有的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之外,出现了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不仅仅是宗教文化,而且还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习俗等方面的世俗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大多数穆斯林尽管居住分散,有的已“土生土长”几个世纪,但其习俗信仰恪守不变。唐宋时期“回族先民”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文化确实是维系广大穆斯林的一根纽带。二是预示着中华大地上必将出现一个新的民族。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中出现了穆斯林居民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蕃坊”、贸易区“蕃市”,自己的学校“蕃学”,建立礼拜场所清真寺,在广大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由于种族、语言、姓氏、信仰、习俗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历经几个世纪而始终未被融合,一旦条件成熟,历史必然地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公元13世纪初,蒙古的崛起及其西征,是回族形成的契机。当蒙古军队席卷欧亚大陆之时,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波斯、突厥族穆斯林进入中原;元朝的开放政策,又使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南亚、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的商人、使者、学者、工匠源源不断地来华。有元一代可谓是回回人从四面八方到中国来聚合的时期,新来的回回人从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土生蕃客”的回族先民。由于回回人在蒙元建国过程中有过特殊功勋,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加以依赖,对其上层给予高官厚禄,这就在客观上有助于回回人的壮大和伊斯兰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一部分蒙古族、汉族、畏吾儿族和中亚非伊斯兰民族由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也逐渐融合进回回人中去。所以,蒙元百余年间是回回民族形成的基础。尤其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元代回回人已从“蕃客”地位转变为“回回户”,从法律上肯定了他们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员。故元人说:“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王礼:《义冢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又是多元文化和多数民族构成的国家,与中亚穆斯林国家又是近邻,因此,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形成回回

民族。

入明以后,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末战乱,若干地方发生屠回、忌回事件,迫使许多回回人隐姓埋名、弃商务农;元朝被推翻后,原来在大都(今北京)等路、府、州、县任职的回回人和在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太仓等沿海城市经商的回回商人,大部分迁徙转移。所以回回人的分布又作了一次大调整,“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状况基本上稳定下来。尽管明太祖朱元璋申明“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明太祖实录》卷三),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社会上客观存在着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因而促使回回人在民族心理上发生变化,强烈的“党护族类”的意识使回回人进一步团结起来。为了适应在中土的生存,回回人采用汉语,“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在宗教、习俗方面虽有若干变化,却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方向发展。以上情况说明,到了明代回回民族最终形成了,而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明清两代也是回族的发展时期。明代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哈密等地的回回、畏吾儿等族穆斯林和域外帖木儿帝国、昔班尼王朝、东南亚、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商人、使臣仍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土,有的成为“归附回回”,有的则为“寄住回回”,东察合台汗国分为亦力把里、土鲁番、朵豁剌惕三部,并逐步实现了伊斯兰化。由于土鲁番不断侵袭哈密,使哈密地方的回回、哈刺灰人大批迁入甘、肃等州,土鲁番回回也大批东移,以致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的现象。有的回回“寄住”于甘肃一带后,进而“附籍”于京师、南京、德州、杭州等地。明朝还从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迁徙数以百千计的畏吾儿人到江南各卫,这些人大部分也成了回族。明永乐年间,苏禄(今菲律宾)王巴都葛叭答刺来华,病卒于德州,其次子安德鲁、三子温哈刺留德州守墓,遂成为德州北营安、温二族回民的先祖。因此,有明一代,回族的聚合过程仍然在继续。清代回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回族居住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和人口增加上。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全国无一

省份无回族居住,西北回族人口增加尤其明显。乾隆时西安城内回族不下数千家,而陕西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甘肃临夏、天水、西宁及河西走廊,远至新疆昌吉、焉耆等地,都是回回聚居地;东北黑龙江、吉林,西南远至西藏,都有回族定居。云南回族以昆明地区为中心,东部扩展至昭通、会泽一带,西部扩展至大理、保山、剑川等地,成为全国仅次于西北的回族重要聚居区。我们从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回族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她在分散居住的条件下,不仅没有被汉族或其他民族所融合,而且通过伊斯兰文化,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把其他民族融合进来。除了中亚、西亚各族穆斯林外,中国境内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也有融入回族中去的;在边疆民族杂居地区,则出现了“蒙古回回”、“哈刺灰”、“藏回”、“傣回”、“彝回”等称呼。

本词典努力收集有关回族族源、形成、发展方面的资料,以折通过释文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轨迹,科学地展示出各个时期回族的真实面貌。

本词典的第二部分是《政治》,主要反映历史上与回族有关的官署、职官、历史事件和有关政治人物。

回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富有牺牲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回族在治理国家、抗击外侮、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方面,其功绩不可磨灭。

如果说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因为处于“蕃客”地位而参政意识并不浓厚的话,那么元代的政治舞台则是回回上层人物大显身手的场合。元代回回政治家最突出的才能,一是理财能力,一是外交能力。论理财能力,早期有马合木·牙老瓦赤,成吉思汗时主管中亚行政财赋,窝阔台汗时奏定西域人以丁出赋调之法,可谓以回回法治回回地的专家;赛典赤·赡思丁早在蒙哥汗时即负责筹措军饷工作,1253年忽必烈奉命南征,因受到他的资助,成为“信臣”,后来到云南行省任平章政事,经济工作的成就是其政绩之一;阿合马尽管犯了任人唯亲、打击异己、“官倒”等罪行,但他理财21年,使“世祖朝量入为出,恒务撙节,故仓库充牣”(《元史·仁宗纪》),这是客观事实,阿合马被

杀后,其所谓“余党”麦术丁、阿里等仍被起用,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善于理财;成宗时,赛典赤·赡思丁之孙伯颜掌朝政,与汉人梁暗都剌均善理财,有“赛梁秉政”之称;成、武、仁三朝元老合散,一度官居右丞相,多少也与理财有方有关。在处理域外及境内民族关系方面,蒙古大汗对回回人十分信任,与成吉思汗共饮班朱尼水的阿三(哈散哈只)、上述马合木·牙老瓦赤都曾奉命代表蒙古大汗出使中亚;赛典赤家族在云南处理境内外民族关系堪称典范,直到元末,赛典赤之廉名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妇孺皆知。明朝建立后,继续采取元代治滇办法,并起用赛典赤后裔,其原因就在于此。成祖选拔郑和为下西洋正使,与他是赛典赤后裔不无关系。

明清两代的回族官僚人数大大少于元代,官职也较低。回族入仕主要靠科举。这就比那些靠世袭、恩荫的官僚相对来说,素质要好一些。因此,像海瑞这样刚正不阿的地方官出于回族,也不是偶然的。明清两代出于回族的循吏、清官比比皆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回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忧虑,他们挺身而出,英勇抗击外国入侵者,武装反抗腐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战役中,回族儿女的鲜血洒遍了祖国的东半部;咸丰、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此起彼伏,绵延数十年,回族儿女的鲜血洒遍了祖国的西半部。一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历史,留下了回族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篇章。

回族人民在投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一些先进人物意识到国家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危机,民族并没有争得平等的地位,他们通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锻炼,进一步觉醒了,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从此,斗争了几百年的回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开始找到了自己解放的正确道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回族同胞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马骏、郭隆真等同志壮烈牺牲,红军长征经过回民聚居区受到热烈欢迎和支持,马本

斋等同志领导回民支队英勇杀敌，回族人民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和马家军阀的斗争……，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战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人民得到了彻底解放，实现了民族平等，全国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许多回族聚居区建立了自治州、县和乡，许多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干部、老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在选择这一部分词目的释文时，由古及今，尽量包含更多的容量。对近代以来的反帝英雄、农民起义领袖、辛亥义士、革命烈士收词更宽；同时，对反面人物也适当收入，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

第三部分《经济》，主要包括农副业、工商业及有关商人、企业家。

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起，到元明时代大约10个世纪中，来自西亚、中亚和南亚、东南亚的穆斯林，沿着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通过贸易、进贡等形式，源源不断地把当地的物产传入中国，把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原人民。我们撷拾史料，加以鉴别、研究，得到了新的认识。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唐会要》，五代李珣《海药本草》，宋人陈藏器《本草拾遗》、周密《癸辛杂识》，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均大量例举了中国过去没有的植物（蔬菜和药物），其中许多直到今天仍为我们不可缺少的菜蔬、调味品和中药。还有一些酒类饮料也是回回人传入并教会中原人民怎样制作的，例如中国最早的“渴水”（饮料），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是元代传入的“舍儿别”。《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载有解渴、药物两类7种舍儿别，是元明时代宫廷和民间普遍饮用的饮料。元代从西域传入的纳失失缎，就是由回回工匠在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洗马林）、弘州（今河北阳原）、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等地专门制造的。至于珠宝、玉器、香料等特产和制造技术，则是回回人的传统行业，经千百年而不衰。

明代以来，回族多数从事农业和牧业，或与此相关的手工业。勤劳的回族农牧民培育了不少优良品种，为开发祖国的边疆地区，丰

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回族善经商。本词典中列入大量的商人，这些商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土，或留居不归，或居住多年后返回；有的成为巨商，富甲一方；有的成为商人世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使臣、政治人物、宗教人物本身也是商人。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出现，回族民族企业家也不乏其人，他们开办过一些新式企业。但是，占绝大多数的还是中小工商业者，尤其是经营饮食业的比例更大。总的来说，由于旧社会中回族人民处于民族不平等的地位，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低的。

第四部分《文化》，是本词典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包括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医学、天文、工程技术、教育、武术体育、著作文件、文物古迹等内容。

回族文化（宗教文化除外）实际上是回回世俗文化与“华化”文化的综合。

所谓“世俗文化”即是从阿拉伯、波斯、突厥各族带到中土来的各种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天文学、阴阳学、医学、工程技术、植物学、饮食、礼仪……等等。从唐初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入华开始，这种文化便随之传入。唐宋“回回先民”、元代回回人中广泛使用的回回字（亦思替非文字），在明清经堂教育中仍然是主要课程。回回人将大批阿拉伯、波斯典籍带到中国，现在从《元秘书监志》和刘智《天方典礼》等书中可得知其书目，本词典一一拣出，加以译释。这些书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回族中是流传的，至少在国家图书馆中是保存的。回回人在天文、医药、植物、工程技术等方面有特殊贡献，从北宋马依泽开始，元、明、清三朝回族天文学家代不乏人，对中国传统历法有巨大影响；医药方面，史书上有不少神奇的记载，在外科、眼科、药物方面最为突出；工程技术，包括建筑、武器、造船、水利工程等方面涌现许多著名的专家；音乐方面也有特色，伊本·白图泰游历所至，亲身看到回回音乐在中国深受欢迎，元代宫廷中专设回回乐队，用回回乐器演奏回回音乐。总而言之，回回世俗文化的产生

和发展大大充实了中华文明，从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化。

至于“华化”文化，这是借用陈垣先生的创造。意思是说，从唐宋“蕃客”开始，到元代回回人大批东来，他们在中土定居生活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和其他文化，甚至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故称之“华化”。其实就是用汉文字从事创作。明代回族形成后，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其文化成就当然要用汉字来表达；回族又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他们的创作必然会反映所在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回族内部。延伸到今天，凡是回族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艺术家的创作、著作、发明创造、表演，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不论是反映回族本身还是反映全社会的，都应该包含在回族文化的广义范围内。这样，从李珣、蒲寿晟、萨都刺到今天的卓有成就的回族作家都是回回或回族作家；从伯颜、李贇到今天的回族哲学工作者都是回族哲学家；从察罕、李贇到今天的白寿彝、杨志玖、纳忠等都是回族史学家；从马依泽、扎马鲁丁到今天的回族科学工作者都是回族科学家；从麦术丁、王岱舆到马坚、纳训等都是回族翻译家；从米里哈到马连良等都是回族表演艺术家；从高克恭到今天的著名回族美术工作者都是回族书画家。

从“回族先民”到今天的回族，如上所述，千百年来文化界人才辈出。本词典在编纂过程中还发现了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王实甫，具有回回血统。据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相知经筵事王公行状》，知实甫之母为阿鲁浑氏（即阿儿浑人），按照今天不同民族配偶子女自由选择族别的原则，实甫可以选择回回户。当然，封建社会里夫权至上，实甫一般被视为汉人。但他的儿子王结，武宗时由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相，地位显赫。由宿卫入仕，那就很有可能他家里是祖上有功勋的回回户。无论是何种情况，具有回回血统的王实甫在回族文学史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为回回人增添了光彩。

正如回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一样，回族文化也是多元的。回族文化受阿拉伯、波斯，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我们也不要忽视突厥文化、南亚和东南亚或者蒙古文化的影响。以突厥文化而论，喀喇汗朝、哈刺契丹和康里、维吾尔等族的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均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喀喇汗朝是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以后与葛逻禄等族联合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10世纪中期皈依伊斯兰教，于是喀喇汗朝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建立的王朝，喀喇汗朝与中原辽、宋等朝有交聘、贸易等关系，显然不能排斥喀喇汗朝使臣、商人留居中土的可能性。喀喇汗朝马合木·喀什噶里的学术著作《突厥语词典》、阿勒马伊的学术著作《喀什噶尔史》和《晒赫词典》对后世的突厥语族穆斯林影响极大。哈刺契丹被蒙古人称之为“回回国”，其人民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元代属色目人（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是广义的回回人之一。因此哈刺契丹的穆斯林著作，自然与回回人有文化渊源关系。蒙元时期，哈刺契丹、康里、钦察等突厥语族的文化痕迹散见于史书中，如《南村辍耕录》卷二八《乐曲》条将“伧里”曲列入“回回曲”之中，伧里即康里，可见康里乐曲已融入回族音乐之内。

第五部分《宗教》，包括伊斯兰教教义，圣训、《古兰经》等经典，中国伊斯兰教派，伊斯兰学者诠释及著作，清真寺等方面内容。

伊斯兰教与回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回族之所以形成，以及回族的信仰、习俗、饮食等又与伊斯兰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唐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起，它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数以万计的、分散在沿海及都市的回族先民维系在一起，经过五六个世纪，其信仰、习俗多数未变，其族类不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及至元代，回回人大量入居中土，从唐宋“蕃坊”发展而来的、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回回哈的司，继续起着维系族类的作用；而明代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活动的加强是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在1940年时，罗迈同志在《回回问题研究》一文中就说过：“回教是回人结合而为民族的‘绳索’，是回族团结奋斗的旗帜。”据此，作为一部回族大词典，伊斯兰

教必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

我们十分重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问题。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得到生存和发展,如不具有中国文化和民族的色彩,是很困难的。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如何用中国语言文化宣传解释伊斯兰教因失于记载,不得而知。用中国语言文化解释伊斯兰教渊源,见于最早记载的当为赛典赤·赡思丁,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别庵伯尔之裔”,怕别人闹不清他的家世,遂“自云世家同中国孔子宗系”(王恽《秋涧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下)。这个比方打得十分恰当。其后,与中国儒教文化相交融的倾向愈益明显,至正八年(1348)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中有云:“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且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文符契,而无所殊焉。”撰文者显然企图在寻找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共同点,以使人们对这一宗教得到理解和支持。明末清初,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涌现了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即“回儒”,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及云南马注等,在诠释伊斯兰教义时,吸收儒家学说,提出“儒回兼通”(马注《清真指南·请褒表》),使之更适应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使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更容易认同,广大穆斯林也便于接受。与此同时,在西北地区则出现了四大苏菲派门宦(虎夫耶、嘎得林耶、哲赫忍耶和库不忍耶),与坚持传统的格迪目并行发展,清末又出现了伊赫瓦尼和西道堂两个不同派别。伊斯兰教通过演变、改革,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中土文化的气息,既不同于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教,又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部分《团体》,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团体、政治团体、文化团体和宗教团体。回族建立团体的历史渊源流长。早在唐代,来华贸易的回族先民——大食、波斯侨商就建立了政教合一、拥有一定司法自治权的社会团体——“蕃坊”,至明清时代,这种“蕃坊”又演变为“教坊”,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近现代以前,

回族所建立的团体不仅数目极少,而且多是社会性的或综合性的,一般不具有单一的宗教或政治或文化色彩。进入近现代以来,回族建立团体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回族民族意识的增强,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觉悟的唤醒,名目繁多的回族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传播伊斯兰教,维护回族内部的团结,推动回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努力搜集有关条目,并使之在本词典中形成一个独立的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团体中,如民国年间建立的社会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政治团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全国性团体,尽管有其他兄弟的穆斯林民族成员参加,但回族成员所占的比重最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类条目也是本词典收入的重点。另外,民国年间某些反动势力建立了一些有影响的反动团体,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敌伪组织,本词典为了全面反映回族的历史,也将这部分内容酌情编辑成条,予以收入。

第七部分《对外关系》,主要为读者提供有关历史时期的时空背景,特别是中亚、西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王朝更替,有关古国名、古地区和学术著作,沟通中外关系的中外使臣等。

三

回族研究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问。既是学问就要讲究科学。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前人学习,努力掌握前人通过辛勤劳动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较高的台阶上起步,去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从而达到更高的水平。本着上述精神,本词典的编撰人员十分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撰文时参考了中外学者的大量著作,并努力搜寻前人未曾注意到的新材料,尽最大努力扩大

收词范围,使释文做到有根有据,具有科学性、准确性、知识性和稳定性。

中国旧史书里,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比较贫乏。回族史料尤其分散、史事缺载。自清代乾、嘉以来,回族问题渐为学者们所重视。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多方搜集资料,辑成元代回回、哈刺鲁、阿儿浑、康里、钦察诸族氏族世系,大可弥补《元史》之不足;咸、同西北回民起义、云南杜文秀起义,资料比较丰富。至本世纪2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撰《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元西域人华化考》,对中国回族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之后,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先后问世,白寿彝于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论著(收入《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杨志玖也有一些论文发表(部分收入《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论著在全面阐述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史事考证等方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回族历史和回族问题的著作,当为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撰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它从回族的历史到现状、政治到经济、民族到宗教,全面地论述了回回民族的诸多问题。这本书对教育干部、团结回民抗日、指明回族人民解放道路、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回族历史和现状、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和门宦、回族人物、商业和经济的专著不断问世;1958年开始了对全国回族进行调查,完成了《回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近几年各地区性的回族志、调查资料陆续出版;1978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回族简史》,云南、吉林、湖南等省的回族史也在近几年出版;历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后出版了回族史等方面的论文集;回民起义等回族史料已整理出版;专门性学术刊物《回族研究》和大型论文集《中国回族研究》已定期发行;……回族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是本词典释文的重要依据和赖以编成的基础;没有前人和今人在回族研究这块园地辛勤的耕耘,也就不可能有这部词典的问世。